





文發和而淵余意而文之矣良惟日惟士以吾  
余視其賦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  
之狀來自順百端嗚呼若何博士之責而不  
人教之至是大博士不自言幾於大人之  
也已既發序使且天則而為銘大人臨之



水心文集卷之十四

墓誌銘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爲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他日博士以書抵余視其緘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母張夫人之狀來曰願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旣發弔使且哭則與爲銘夫人臨安人曾祖

景初祖鉞父浹與博士之父承事郎寬居同縣爲  
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重夫  
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  
過於材習見舅氏專以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  
事兩叔尚毀齒未畢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衿紳  
之趣使尚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蒙求孝  
經晝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率雞乃  
得睡旣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爲天下第一有  
爵於朝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

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豐家合其孝  
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學若嗜欲終篤而  
子爲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茲  
其驗歟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懼爲夫人憂夫  
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  
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  
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  
夫人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卒年七十五生三子燾  
將仕郎先卒次博士承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

珙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健進士戴思恭王伯容  
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  
孰不有子荷其榮祿夫人之荷夫人之告詔彼來  
者自作自成怠實望虛其尚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爲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  
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瑰異俊哲非  
凡女子也屏梱內常事細行宜不足錄今之銘婦  
女夫抵依放之云爾外屬至親褒敘而已詞無抑

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  
余爲高氏壻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  
宣仁后家也王侯貴盛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  
嘉外舅幼鞠其祖袍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則廢  
寺頽然外舅尉郢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兩女閉  
門課紡績自給繇外舅言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  
自渡江未有特錄高氏者其仕與寒士等惟門戶  
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  
自文繡工巧下至炊爨煩辱皆身親之豫筭有無



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分冀幸意饋與自己  
出惟恐人不我愜也每族里間計較家事極爲退  
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頗忽易逮其一旦設張豐  
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爲何術能然直  
以爲勉強然爾至其久無不然以此終其身蓋夫  
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爲規曲折爲矩變化爲度  
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絕不營要以僅足而止  
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失  
義而已矣用是后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魯

王及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祕閣修撰榮緒  
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綫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  
徑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旣歸余余號尤貧高氏  
之能勻厚培薄均足內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  
皆用夫人教余年益晚髮禿齒闕沿漢浮江栖栖  
羈旅惟不足於養是謀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以  
婿故愛也今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  
之不弔蓋余命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逆知將終  
首飾履緣無不豫備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

至江濱有訣別語蓋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溫州永嘉人歸外舅今爲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息兩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古事不用褒敘常禮其實如此也未知可傳信於後否銘曰

崛微以興賴齊倫累貴而衰甚難嬪夫人摯剛又淑均量已所能自苦辛內爲儉卑外舒陳扶危出泰全舊門人或不足已餘分教成厥女掀我貧卓哉詩書章懿勳敘銘其實刊幽砥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宥祖逢父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以所從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以告曰卽有立母忘吾宗公憤泣終喪與二弟來行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爲宣教郎而二弟皆擢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



氏公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州還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中祐觀紹熙二年九月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邵武危與守爭辨數軋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犯南斗公以曆占之曰此歲饑而民流當自南而趨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未信流民果大至當塗采石之間疊餓駢疫暴露洵守不知所爲盡以委公公設

次卧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須舟不時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胡木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間將犯城縛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恐懼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謾相從爾非爲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喑謂其徒曰吉人之祥哉城不可冀也已而卒敗胡木匠亦幻以逃不獲潮之士豪吳亮者當沈

師寇汀洲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  
有司抑其賞不奏公爲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殮  
錢甚多會汀贛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議討之賊  
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因相與散去公安  
重儉節不以詞色娛人不以意氣憑物學博而要  
文約而費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  
心通臆暢之說仕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  
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慘怛若已好樂不可銷  
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悅奪也公既有以自

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  
圓雕琢技能梳櫛繳繞以赴繩墨磨錯椎鈍以就  
鋒銳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  
而貶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  
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毀闕而進不如成  
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己之少  
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  
四子瑒迪功郎汀州司戶瑒早卒職當受公致仕  
恩瑄賀今皇帝卽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度迪功郎

九心文集 卷十四  
徽州黟縣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壻也紹  
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與村諸子使瑄  
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期望日謁郡守他官  
府曠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語未嘗及公事也  
今場等所論敘信篤固終始不懈其德矣可無銘  
銘曰  
不耗其內以盈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尚不厚  
其生豈其死而榮烏乎徐公此其稱

忠翊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翊郎蔡君諱待時字元臨魁磊喜大節雖  
不得仕而家世豪族高曾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  
尚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  
屋狹房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幼孤所賴惟  
叔爾願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隘不可容也君感  
涕累月不忍田貨更推遜迄不立券要治家剛明  
先賦輸平買賣多與少奪旬爲族人具酒食畢會  
君手潔樽易耐摘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  
繇是人人有所爲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爽



負販有實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極謝不敢當間爲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逐去則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比復召而劾鎬者方陪國柄鎬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爲嫌汝不誓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瓦梁堰全修楚州城皆不便

而止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面對五夜漏將上屬藁不能脫請俟送伴回父曰使命事關國信有不如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燭趣鎬寫劄子已乃睡後鎬以上獎諭告父歎曰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不隱我餘年豈待汝祿活期汝者名節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此可與友也汝善親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旣仕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鍾爲

我權之頗益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  
愚不慕勢利者我父旣不以養已者責我而又寬  
我兒女猥衆之憂故也嗚呼鎬誠篤厚者然不曰  
每事當推美於父余亦信鎬之言不欺蓋其父子  
皆一特奇士矣君年六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  
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日葬馴雉鄉輿山與弟  
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壙云娶於氏封宜人子鎬  
忠翊郎武學博士次鐘次榮武學上舍生早卒六  
女得嫁者四婿鄭溥戴龜朋朱某張籌也始鎬爲

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余念鎬父子  
併死大則爲國失士也小則其鄉無任也豈獨一  
家之禍哉旣銘博士又以銘君其辭曰

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鎬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  
生不幸死輒請君屬其後事試屢入優等惡逼同  
試者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  
其名曰此戴幾先所薦耶顧宰相別與好官君無



所求以格授鹽城尉詔特用君爲武學諭未幾自  
乞從軍上難之曰三衙豈可以階級待學官不諭  
君以法裁諸生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爲君罪劾  
去樞密院召君稟議欲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  
期行差馬軍行司計議官虜賀正且來遂以君館  
伴當宴紫宸殿上患腹暴下將就驛賜之虜使辭  
請俟上有間故事館伴非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今  
君過位諭虜使虜使固辭詔改宴爲茶酒而已中  
官甘弁與掌儀謀併免茶酒復使君過位君以非

上旨趣至再三不行弁怒譖於上君請待罪上意  
解卒賜茶酒而罷復爲武學諭遷博士充接送伴  
使時議築瓦梁堰浸地三州方四百里曰可爲邊  
險調役煩拏君歸奏其不便曰是棄淮西山外四  
州與盱眙也滁河兩旁桑稻滿野家計成子孫長  
矣又可魚乎且水沒楚州城坍損圻裂甕肚低坐  
旣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剗舊  
土重築新城費宜數百萬緡縱陛下不惜錢使軍  
士剗平復疊捨一易造兩難懼有他變上悟爲量

修城罷築堰君念去親久求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爲賀金國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垂畢卽召命未至以疾卒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局方整剛塞重厚畏利欲如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待妻子馭下使人臨財當事余默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民必爲仁牧使之治軍必爲良將君業墮武舉用之有限若使爲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壽皇聖帝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探

上意故君爲學生而已薦君當是時不狃狎便順張皇呼吸于沒速化而能以實利害誠行已應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定無他警急所謂疆圉大事不過專對宴賄之間故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傳爲晉蔡謨之後自婺州來居黃巖白山遂爲台州人曾

祖產祖元之父待時皆不仕待時以君故封忠翊  
郎君病革自書凡數千言其詞多咎已過教子弟  
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蓋不以年不足  
用不盡爲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  
曰湛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愬余於濡須相見北  
關門外久雪始融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絕  
以再世墓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  
得子文不掩也余義知君於其弔也遽不及誄因  
爲長言系諸銘銘曰

人謂君學孫吳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恂曰  
是可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戚嗟  
兮儻耄耄渠不爲之歡欣夫使人願其通而悲其  
短兮豈不足以爲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  
君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決驟而橫陳挺球  
玉之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驥之德實良兮非行  
王路而後服馴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  
熟而蔚彬聽天令以生死兮辨異端而脫幽淪相  
靈芝與醴泉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



亦或終闕而不伸嗟君之自知今不如我之知爲  
深伐石矢銘今詞不鳴嗚而悄悄何必貽後之人  
兮君乎我歎

陳彥羣墓誌銘

彥羣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  
遇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爲制度  
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  
同者籌筭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  
美以爲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

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以潔矩奮豪傑以特興  
亦多微妙竒偉非穎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  
君間獨詣學堂濶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  
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  
適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遂  
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隆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  
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  
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爲周覽遍學鈞得其要累  
衆所能連類敷繹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冲然

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羣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寒濕所爲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憤悶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菓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子於君也塊絕而不倫君之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滅嶠遠浮數國而滄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婿禮君無所成

而歿歿且無子以兄之子謙僧爲後茂實夫婦哭極哀後二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曷宜銘曰

有巨木今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伊木之歿須其全材剝落盡悴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羣往卽茲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訖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觀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樞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

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縶斷櫓折舟幾覆然後得聚葬于武康上伯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調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郃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子色

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

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嚙也始生鞏氏畏胡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鞏氏矣復何顧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爲娶婦立家室時發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旣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爲時所知豐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豐爲從事郎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嚙爲奉義郎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塲與其

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懋恭言鞏氏之子  
豐弱冠爾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冰玉不可塵垢  
也然欲其少自屈嘗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  
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  
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豐墨衰經旅于江下民舍甚  
久余間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  
上之表子爲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字之教  
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教子而  
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先之矣

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鞏  
氏再振於東南繇夫人啓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  
夫人所爲則微可使典辱可使榮而死者道不  
媿矣紹熙五年閏十月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  
寶錄院檢討官龍泉葉某述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  
爲中書舍人傅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  
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



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將繼室而不得其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其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

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任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姊妹憂樂皆同焉婦

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藝能淑均不妬宜其家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濶而不續高遠而難攀自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間苟不盡知趨舍異塗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瓊安行於梱闈墳篋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

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阿冀適潘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季阿福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冲二未嫁卒慶元某年月日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足以銘



水心文集 卷十四  
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達兮  
有微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呼所謂好  
合兮所謂瑟琴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則壽矣勒  
此崖陰

叅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温平陽五世  
祖爲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  
彝父

上一字犯  
太上御諱

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

四年進士第爲台州黃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  
知福州閩縣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袁州授  
公海制置司叅議官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  
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  
氏封宜人子三人柟某官櫟先卒權當以公致仕  
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孫男女各二人慶元  
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寺山柟錄公始末  
如此題曰歷官次序來求銘而其事闕焉余與  
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爲銘者以余所聞公

精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潛貫迎解刻  
皮澄滓絕去麤重內自翫悅未嘗形言間微見一  
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色上  
下已有所可否置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爭  
論忘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  
士隆陳君舉持議精立號有芒鏘公居其間徐折  
衷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於巖老意未然不可  
輕也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  
奮張鬚髯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

遜聽使自爲之其人後徐寤媿公而已上官稱其  
某事能某文善公泚答以他語或曰此倩人爲之  
耳官庭終日寂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  
爲治人亦不知公之爲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  
多異公所爲而已然莫能鈞致公以軒輕之者遂  
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願  
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志未有不同者顧有得  
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銜先已後人始以此得  
終以失之故靜節動鈍濟銳密補疎若愚似鄙以

爲如是則其於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顯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祿之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巖老極明極銳極智慮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似鈍似鄙似後似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願達不爲崇爵厚勢終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楊非墨非莊非老不枝葉於道之末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目至漢有月旦耆舊之論余旣疑而未能決聊復序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稱事以責祿祿雖獲役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枉也已蘊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婺州永康人姿善治生不爲奇術速贏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



而已又方急時便已力教子凡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實諱貧而文詆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爲果實諱當取質焉若以文被詆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扇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携以歸入其里墻無閑地陂無壞堤肆無博徒人無侈服然則實諱貧者安得不視君所爲乎文之所以詆富非惡富也惡其與善富者俱也君致

富雖纖微然遇旱饑輒再出稻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哀之甚每憑其棺哭曰社某日醢臈某日釀吾婦所爲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季魯季殊季肯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



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偏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呂君葬同甫之子演屢爲請銘曰先人之願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銓敘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解父兄之獄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人道多方舉要而言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况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邇馳年循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綿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敘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邇年而卒於逝成材

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  
 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  
 皓祖收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  
 人言自以為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為是  
 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為不至於所至不止  
 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  
 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  
 之少詹知而不愠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  
 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譎譎非妥怙為學

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  
 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  
 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逮晨手抄滿屋縱筆所  
 就詞雄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  
 學俟博文倏工淹識練智麤細並入彼幼而教之  
 更數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率以歲  
 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屬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  
 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  
 紹興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

葬嶠嶺之原娶於氏先卒四子篁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諱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少詹乃獨無有故爲此銘冀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慶元二年五月日

姚君俞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蔽著松櫟間行吟繡川湖岸望山際桃花踏綠蕪至郭西門耕者方盥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

煙起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爲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俞應科場學習詞賦銳甚然其風指孤鶩自潔不同物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鹽醯邑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旣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且老克有加行迄無妄求遂皆信重曰是可爲鄉之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前止須布帷一幅置瓦爐於案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余曰我能守義不辱



子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君命名獻可婺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七娶傅氏子遠達連二女長嫁王某次許嫁黃某卒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資富而爲廉賢之所以選也倚吏而效威之所以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美實將無以自顯也若夫以身爲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爲歸則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盡不與世同貫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

九月日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攸承節郎監北恩州王于稅父軾進武校尉君少挾周禮應舉主司材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死無兼子弟君且誦書且磨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卽其居縈山帶水菊蕙成行起高堂溫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墅煥然爲王侯貴人幽竒閑麗之境君又曰崇

飾游觀非實務雖然寄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壘之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厚資業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疾病請藥填戶有以僞死乞歛具亦不較周年先下穀直刻銘秤旁曰買物之權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義舉衆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不曰孳孳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藏屋以書教子以師雅樂不淫賦詠有措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學每爲余

言君曰吾兄甚善雖然所少者專一苦學耳子何道誘之損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常若不足而爲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若有餘而爲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不可易訾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繁昌鄉溫嶺西山王子之墓十步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

二男子木復三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楷徐良臣萬鐘云始希亮旣以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二家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驟得疾垂絕無妻子幼乃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無匆匆他日戴氏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諸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兄弟且曰不苟爲異同也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  
手種之木家蓄之書皆善人之餘也爾後守之豈

曰弗踰可以大厥閭也



水心文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酉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榛  
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婺  
州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叅軍知其軍新淦縣淳  
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  
辨而堅明保義耶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  
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

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  
將抵死君訊知其寃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  
得不死有僧惠果愬范模者曰模善爲騙吾攜疏  
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僞出姓名  
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  
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取紙雜問模他事徐  
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鞠之果模與  
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大縣  
誅責厚徃徃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榜闕於

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而畏其難  
可乎單馬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諸使使  
稍爲動得頗有蠲損旣不迫於朝會然後調柔其  
嚚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  
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  
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  
遇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君於縣金舟鄉斜溪山  
夫人陳氏先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余憶

昔曾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澍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且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竒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勒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間至行在封上數千言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

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况君負氣節必行意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咎也哉余一夕宿菱道廐夜參半回風飛雪膏膏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啓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熒然俄日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没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論葬故乃銘之曰嗟仲酉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將掩焉銘殆播



歟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此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

材爲實材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

之學起昔之宿聞腐見皆已遜散剽剝竒論新說忽焉交列橫布士之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奚翅家堯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交盛矣而子復又最先周旋其間不爲不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竅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憇置之其修身使奢者嗇其治民

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侃然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苦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故人先正各主簿者王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勝帳校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藏焉衢州大水

上司令子復覆視而後賑子復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旣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卽出米恣子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

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繇是扶羸  
整壞以就堅新盡爲他令所不能爲者立縣廨且  
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  
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忿鬪衰止至今言  
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買  
鉛冀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鉛非所產也提點刑  
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  
而去近臣累言落州縣可惜始召爲詳定一司勅  
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終日坐局治其細

碎多所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  
士與知舉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  
舉任總漕事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  
郡之凡費然後戢預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  
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  
聚歛略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  
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  
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  
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



大饑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郎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澥將仕郎曰深曰濬女嫁從事郎新歛縣丞林士發進士林君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鄉將軍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孰爲任重累銖而稱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所難不以意言彼用者天彼戍者年據其已然斷銘此篇慶元三年月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

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雖卑近而倖門弊宄更爲深遠而難治傲胥豪客之所噬搜官人徒縮氣肯首反得善譽奮而自爲未嘗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將有

土木之事或備借夫力上司拋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須求尚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謂之請本煎鹽實尅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遏絕者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當矣久之亭戶爭煮鹽中官君爲益買零鹽隨稱輕重得錢增十八

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禱提鹽除紹興年借久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笞訊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敖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島聚歡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頭故爲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奈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

爲可媿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爲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賄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爲者多矣况如君者亦幸而免爾而猶勇爲之夫合碎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爲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温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

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耻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苗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乏以爲常君旣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爲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利曰往邵監稅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摧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賣辭曰某之於麴蘖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他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



屈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  
旣脫岱山得監造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  
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娶  
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  
至勿與浮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  
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諱弗肯稱手敘君行告曰始  
父常自課薪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  
者其不在此也銘曰

可俎豆也而下夷可蔭覆也有杖之猶有可傳僅

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  
也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  
乎未可知也夫士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  
爲善之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  
尚不能傳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  
何以垂稱焉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  
達於天下後世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

水心文集 卷十五  
位所不達則士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猶病其乏也况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誠僞之雜美穎將爲幹實膚脆將爲堅成譬之物焉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溫之瑞安縣有士曰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不止一鄉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責甚專位雖不達而欲

著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閔而懋之通物以性成身以行應事以理博書瓌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與山君旣重

其縣人縣將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闕蠹起而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集於海者自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復石岡斗門濬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雖古人自來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爲善之利然而君能專爲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毫髮之可以及人其不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孚曰三畏早卒

婿曰林尚友項廸孫男彌尊彌章彌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予不肖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栢慶元三年月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



午惟先友甫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別求賢有文者洙也不肖不足以得懷疑重請延佇于今二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太中大夫敖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爲祖繇敖之子司門郎準三世而爲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

易耳欺場屋難也君兄弟益自力鄉論多甲乙送之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祿不逮親矣求仕何爲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強起之調温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白女真焚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召見奏事明辨孝宗悅親筆用爲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執事

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滿秩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  
應舉已厭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  
孟子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  
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  
佛者以寂默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靈也常撫  
書語其子曰時不我知我死若藏此書南陂上而已  
榮利澹無與旣喪母宦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  
習險履噫余所畏也林氏墓有小精廬南陂木蘭

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君所常往來也  
具舟楫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  
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擊鼓送迎之莆多大儒名  
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間相踵爲輔相然不  
以身之進退望焉蓋六經孔氏之學通於天下而  
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有餘年以來士雖  
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趣舍猶不能盡合也  
故妙已而粗物譁僞而毀真方並逐於末流以斷  
敗本學矣惟不必於用者知自重不急於教者知

自樂自重則嚴已自樂則恕人余以洙所次君事  
及其書考之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  
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  
子謂顏淵舍之則藏曾皙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  
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  
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銘曰  
南陂之書今故存兮溪北鼓簫後可聞兮

宋鄒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鄒卿温州平陽人曾祖廕祖

槃父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  
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廉幼曰彌  
大曰直大成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  
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  
符牒足趾不履官府僵卧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  
床息則假寐終不易坐床題憂簷柱黑白成坎今  
其處存焉其於已耻而不縱其於人厚而不議敬  
妻如賓役僮如倩以爭爲殘以吝爲賊靜而生明  
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死不亂蓋性有樂地身有



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不常操操磨治乃克底善故其爲文義反復而可傳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勞力晝研暮贖求志達道不捨晷刻使夫人以爲是可以振暴於當世而尚闕然隱沒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進善援顯以明隱古今之故旣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得之成資而安乎畝畝之至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斲乎死滅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猶曰是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夫余之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澆澆焉雜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跌而已矣其不得爲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淳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

承事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已字聖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賁祖淳父邈紹興中

爲太學生高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肅文尤異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生有教諫亦諷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嘗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慙服人是以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嗇凡用至鮭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旦忽倒囊

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者聞笑聲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旣無所遇合而其子擢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過平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迺得高第又平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爲節度授之間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返焉嘉泰三

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  
 意在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  
 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為善將無以報國  
 而死奈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  
 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  
 子曰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  
 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日遲孫還孫近孫明年  
 三月壬午中葬君于馬輿山廸公墓右崗惟君幽  
 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嚮  
 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餼熟而食之孔美且馥亦既難  
 老可以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悼開禧二年正月  
 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朴  
 祖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  
 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  
 冢山北麓娶沈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



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庶唐宜州文學廡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  
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生子女二壻奉議  
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墨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  
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嫁墨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  
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遵準迪  
功郎饒州司戶參軍單芾申餘未名而邁遵皆早  
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  
武昌軍節度推官求淳從事郎婺州觀察推官王

斐將仕郎陳錫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亂也  
黃氏越之聞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充  
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力督課以身  
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爲如是不已則以財  
自沒矣於是諸子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  
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營  
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卧  
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歿終喪松栢迷道  
庭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煙月

於林藹中凡故疇新吠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麵羹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美陳君舉來遊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繇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己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宦浙東西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

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冀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謨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庭旣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僦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

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兮邈茲山  
乎何求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藏不尚有詔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旣復爲  
詹氏詹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  
後別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爲浦城人曾祖某祖  
某父某少有異材鄉舉第一授贛州信豐縣尉見  
張忠獻公論滅虜祕計忠獻壯之辟爲屬以公贈

朝奉大夫公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  
哀動行路未幾張氏祖亦死仲舅童孺不勝喪公  
服重治家事教舅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  
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  
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爲泉州晉江丞公穎邁特立  
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  
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選  
博士于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  
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



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公言

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卽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屋茗雪翫惕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

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故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鑿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僧坊以賂易王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閣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

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密扶顯相助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且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

意迎和者朝廷旣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聶氏先公卒復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愿從事郎端慤迪功郎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泆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褊兀茗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眉疎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

著象數總義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始公之後張氏詹氏諸兄蚤世而貧公養視弟鼎買田宅具婚嫁女爲官人妻旣還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如吊死卹孤無疎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約步則履殆無竒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英雄竭海



水心文集 卷十五  
三十四  
摧嶽又粹以慙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旣  
超旣騰靡公靡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  
哀而勿愠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彛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寔祖  
灝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  
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懼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  
若干追還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愧君矣復懼飲  
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

養視如已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蓋宣義  
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  
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候官縣通判筠  
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  
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  
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候官方視印吏言無  
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榜盡三日  
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  
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

無得預理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繇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帥特兌和羅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候官之俗淳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逐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

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候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旣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入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

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旣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槨複縈門戶更仆起重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廸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

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蹶而復正者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

旣爲鼎沒何所濯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摧焉之



伐木之音哀以思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調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非義干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之倫油翼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韶

濩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瘴所能爲也少有大志自閭閻隱疾田野久困上廁人主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忘誠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爲名士賢大夫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旣不求知於人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決寄諷於草木託興於亭傳人多憚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

卒於彬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先卒中  
 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嚴州  
 分水縣令馮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士  
 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  
 縣秀峯山祔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  
 爲銘銘曰  
 嗚呼誠之嗻嗻乎繩繩乎不忤不求歸全其生乎  
 不從古人於九京乎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賓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  
 永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賓於夫人實內外兄弟夫  
 人之弟常州君博習綜練號有管葛事業天下所  
 謂薛士隆者而少賓通達沉雄特自期負厚甚與  
 士隆取舍略不盡同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宦意  
 夫人與之偕一室時臥遊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  
 富樂故不輕出不知其貧也少賓監湖州酒庫卒  
 官家益空夫人治如平日不使其子問有無已而  
 子宗子守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爲名士師

友必於四方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人雖悲不以亂志晁後幼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也其四月朔祔于永嘉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宇也婿曰孫楠黃庭陳旻吳珩庭嘉泰進士孫男四人曰壑曰屋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爲家者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温温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高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聽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先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費衰去處州龍泉君於温至公定爲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旣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



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曰某曰家將仕郎曰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天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吳人勝宸記壙

高永州墓誌銘

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療病聚腹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不知所爲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于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爲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徒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

也然漸欲搦筆矣乃次而銘之使君諱子莫字執中蒙城之高寔生宣仁聖烈后后親姪公繪任保靜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咸寧郡王爲公曾祖祖世定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父本之從事郎江西運司幹官贈朝議大夫運幹卒時生五年矣高氏來永嘉無宅無田公幼孤貧甚天性耐窮約知事輕重轉則閭巷間自求師友以立門戶故雖貴姓而知名與儒書生等調郢州京山尉虜新抽兵葦屋數楹在藜寇中公視弓手土豪如家人盡死力賊

發輒滅流亡復歸諸司高其能舉改官至六七會罷嶽廟理考法而止知明州象山縣大饑負樵百斤易糟一掬公聽雞聲出竭公私哺之夜歸以斗落爲候歲尋大熟麥一莖四五穗民還宿逋錢米露積魏惠憲王甚愛公曰類我家人諸參佐敬之曰寒士爾知處州麗水縣善以簡靜拊瘠薄有銖黍便民事亦爲設方略廢置補預借一料民稍寬監左藏東庫辟成都鈐轄司幹官母老不行通判台州守猜而歛厚民怨惡之公據職爭辯守積不

喜中以法謫主管崇道觀猶名自陳所過遮泣曰  
誰獨護我通判隆興府帥素知公材命吏必先白  
通判吾書行而已事無不出公意一府大治歸賢  
其帥知永州未到郡卒年六十一夫人翁氏封宜  
人子二人不愚不息廸功郎福州長溪縣主簿女  
二人長歸余幼歸朝奉郎平江府通判包履常男  
孫五人叔筠彥偉彥修彥侃彥符女孫一人公風  
神峻美雖巾屐疎散亦就儀律人謂圖畫當似之  
敏達明恕要在不繁鞭撻而事舉退公常掩戶脩

然一衣數十年生計粗給其任雖取知或連章薦  
引然不驗晚乘太守車若將有爲也而又死銘曰  
車欲輻輪不寘河旁馬有乘黃不在康莊浮桴百  
艱終也望洋善價可求孰爲公償山冥冥以宿雲  
水幽幽而擊榔嗟官莊之原兮有永其藏



水心文集卷之十五終

水心文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  
如平時稍侵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  
葉爲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  
六十八十二月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堃葬  
清卿於父朝散墓東壬山埜哭謂余知先人莫如  
子鮑氏之譜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唐季徙越

徙杭七世祖皓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爲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卿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人器重之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朋縉雲縣令族父司封員外郎彪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瀟生六七年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授塾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庶幾也前後積取高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興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昌縣通判豪州知潮州自乞宮觀知融州復乞冲佑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桮之言曰先人接華緒富美實殆天畀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糠粃名譽芻狗官爵雖於古所謂爲貧而仕者小俛焉就之若夫不以義而富貴未嘗不趨焉遠之也以是閔默不遇而死及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瑣瑣無述可也惟事外之志庶發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毫末也超埃盭軼浮雲上於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丈哉宜桮之不

願述也清卿智識絕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  
度深密可以遏絕橫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佐策畫  
也吏道尤敏給鈞深應猝投機立發不得回止也  
然而不以耀聲滅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  
論議之間宮動商應而笙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  
養交黨資進取一吟一詠有陶謝之思一觴一曲  
有嵇阮之放隱几永日澹泊灰槁有瞿莊之決也  
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行事則亦有卓詭過  
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昌頓遞中貴人衛  
士求索紛雜至裂供張棄食飲推床呼梓他邑失  
魂魄奔命清卿取小胥取執籌籤削之灑運河立  
曰大行在道率土悲殞非臣子自快時也小縣排  
設旣一應法矣而公輩誅責不已吾捨兩目蹈此  
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訝過退卽次  
肅然民免橫歛而大官先置猶餘二百萬上之濠  
歸正人常跳淮暴虜邊殺人燒屋相繼千戶隔河  
注箭徵主叫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  
其總首撫之曰爾等看我面如滿月忍爲是乎歸



正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開竇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略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人二子架先死孫營營將以致仕恩補官

銘曰善人之英去爲神明挾壬山兮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

拾輜重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鄮朔設坵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蓋斬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案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訾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

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祿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祿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之來獻歎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

姚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福也莊氏柔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爲吾師友之費吾之困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奴奴

銘曰

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  
原益樹我祀旣以其夫亦以其子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  
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  
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  
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  
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繇是其文

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  
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  
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臚定公  
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  
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  
編脩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  
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  
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  
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



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鬚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又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今上卽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興

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於帆遊滸澗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燕徐冲皆壻也旣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

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史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羣臣庶民竝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

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啻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櫛理絃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煥然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

重意其將有爲矣其錄大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驟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爲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爲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以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宜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爲怒蔽其知者使不復思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

然爲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終始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撫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



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爲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實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累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蕝有齒之芬有拏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澗村泚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公紀止防禦使后崩哲宗始推恩遷畱後宣和前公紀于世則任不過遙刺史及陪扈高宗翊戴宋州以功擢使相中興用人道廣威斲功臣于多顯幸甚或侍從執政累累有焉繇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祕閣世則子百之亦宜祕閣百之子子溶司農少卿又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蓋百年間宣仁近親高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勲戚重侯疊官富貴熏炙多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

榮人以力取之也以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德報之也宣仁紹姜女胥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還克舜仁義道爲宋延無疆大歷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區區恩愛厚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姦邪小人特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全高宗惻然命宰相改謗史聖德復明然褒錄之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叙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倚請爲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恕常獨處一室不妄交接內敏

而暢應和紛選中微入眇若不能言人倍賢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判官再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吳人圍田壅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所向標拆廢之人不敢怨知荆門軍漢旁百六十里雨潦冒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爲泐漢築堤十旬而成歲以不饑於役處得窖銀甬鑿甚衆人皆異之公摩揅小郡辛苦在民與其大利約已惜費

整壞理闕又摘試義勇歲編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社令遷軍器大理丞倉曹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官吏悉米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施行之勸鹽商以條貼鈔販舟鱗集歲七日率屬郡潔齋合祠以祈旣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爲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十一償放博戶火伏日多支賣增十三四召還除左曹郎軍器監入司農爲

少卿時太倉米名具無實上下蔽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別爲綱條使後可繼而公以憂歸矣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涖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勺飲未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倚與弟不倨不儔以公遺命葬於平江府吳縣長州郡暢樂鄉其娶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葬



公所治也不倨不儔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  
二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  
謙退甚不敢與同列齒儀觀秀偉見者親敬之安  
其爲僚而不忘其曠已皆曰仁人也高氏簪紱九  
世初以武功後以舅寵獨不倚登進士第今爲脩  
職郎浙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閣內錢買國子  
監書賜其私第歛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  
仁坊高氏家藏然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  
今高氏子弟往往耦耕斗食密房杯戶一燈熒熒

挾冊呻吟如布衣寒士於是將皆爲進士皆以文  
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后之志也歟銘曰

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復祖宗法開賢俊路顛顛少  
卿天侈其門本無驕舒不待鋤耘淮楚之郊以庸  
以績表著之美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畀厥子文  
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婺永康父簽書樞密院事大中嫁同  
縣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

明第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歸辰州司戶王傑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苦節在郡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堂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婦職爲順也夫世之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爲薄者彼誠知其所以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璧駟馬華屋翕赫於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獲而此得而某致薄之過可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令清省絕少笞朴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其質性冲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過其任者也夫鸞翥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旣衰惰不與世接而友朋之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

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係武歟余實銘之觀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值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間為苦詞以撼余曰澄溪中琴瑟矣奈壤下

何余愧不能答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沔號名臣而君之曾祖璣祖繹無仕者父修職郎述始繫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絕夷等寒抄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傾下君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士髮謝齒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為君歎惜故陸公歷叙公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及在人主前口論



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旣不遇行之家推之鄉寡嫂孤姪待君而後立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隣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繫君力也所以著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句字抑揚月逝年徂讀者爽然尚親見君子之爲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目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尊名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

是固樂於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予也欲貴將以明奪也予奪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爲有無也世蓋有窮富極貴而予奪之當否名稱之有無今得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旣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索余銘速之勤遲之久余之答之宏慢於疾荒於言宜亦必出於此也君娶吳氏四子之宏爲長與之亮皆繼君席鄉貢之襄之頰女嫁某官史彌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興朱育繼之炳其丹青越之多  
賢有屈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  
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  
坐門牖洞徹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  
頸元章能歛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  
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懿仲皆登進士第  
正仲名願叔寬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爲羅源主簿

喪死者焚屍糜其骨衆董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  
天以尤細爲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斃藏之始變  
其俗有以刃挺誣人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  
之文瘡且溺死也一府稱善移玉山丞玉虹橋在  
市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徒輿縮手正仲自與錢  
勸成之至今爲利辟監建康戶部贍軍庫元章卒  
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羣弟環視從容誦夢中  
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訣年四十  
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遷通直郎

三年十月巳酉葬于北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真早  
天子普長女爲尼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普謂余吾  
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銘獨先人二十  
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而  
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  
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  
於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菴廬闢墓道  
異草秋榮美檟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  
早慧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  
遠盛衰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墜昔墉吠初  
畬長立幼慕滋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  
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旣耄衰而見元章四  
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斁元章之德集雲之亘其久而  
新正仲之賢合二彌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  
策請收還威福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卽日施用



入館論事益無避爲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  
讎遂與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慕袁安楊震爲人也  
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旣聞公風聲  
服其行事莫敢厲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  
推公第一嗟夫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爲當  
世重輕斯孟軻所謂豪傑之士歟公旣歿二子守  
其家法諱聞詩字典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  
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丞  
審察登大理爲司直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

州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觀召爲考功郎檢詳  
樞密院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卒年五十七  
慶元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東山夫人孫氏後公  
十年卒子夔宣教郎知某縣虬及一女皆早卒孫  
某某官公少有冲量遠識厚施薄取輕退重進天  
質自然方擇婦而詹事擢進士第一鄉之高貴多  
欲壻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且貧媵之賓敬  
終身旣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矣請先及  
詹事薨而公爲士人如故垂赴省試而詹事得鎮

夔子公曰父母沂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  
追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  
授白漕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  
上帥以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  
宜屈銓部出帖使見公聞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  
所不樂一日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  
朝命下逾年督迫起發又謁告逾年旣而司直久  
不徙或疑以問公公笑而已治邊帥獄怨家欲寘  
囚於死會將內禪以詔旨趣獄具甚急公鞠報如

常日竟得以赦原平生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旣  
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與御史同僚貽書鐫誚  
繇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公欲無往余固勸乃  
行帥漕同置定城錢監輦鐵輸炭爲一郡患公奏  
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人  
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種也今頓長  
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留  
之今方修耳其使江東而詹事故治番番人聞公  
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以公

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性也而自克者寡繼父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爲賢而宜書者也始公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所進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磷不緇如趙公在時毀趙公者孰公素行不以爲黨也歷事三世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 大義勇發不以休利動搖使天假之位袁

楊氏之世德未必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旣爲公惜而又於夔也有幾焉銘曰

若昔詹事寧王寶龜獨行無儔一世所隨粵余興之天產良玉宛其器之成美不琢官職雖傳如彼舜華必守以義乃爲聞家河曲千里江則有記其子往矣其孫繼起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



理義輕爵祿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爲心而不私其身鄉黨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庶隅定臧否公是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孝宗始初求治召二公寘館閣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爲麟見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尚相與悼痛嗟惜不已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

士之不求爲君子者視此歟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學兒黃芻季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詰所以樂皆自言也二公及芻葢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喜易斬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爲王介甫茅塞久矣繇是更治春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爲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著金石等

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旣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溫州召試館職學士院問薦舉之敝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爲執中乎則艷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秘書省正字減負移樞密院編修官母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

編修官著作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方辭不就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初秦檜死高宗開諫路輪對羣臣孝宗旣卽位望太平旦夕虜講和未定內庭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會覲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發口發亦輒逐時隆興二年七月也著作輪對見上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

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  
異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  
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爲臣弭君上之憂今  
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習盜  
陛下權爾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枝擊  
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墮馬  
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  
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  
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

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  
上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  
乃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  
將待其言而後決平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  
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醜賞他內目一日遷四  
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要  
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  
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畱然則安用大臣  
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



力諫濮王稱親爲不可今么麼如楊俛曹某尚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不便者一切聞上改之今徒監謗愈密豈可不畏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游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畱之數十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覲大淵出爲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復奏論

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深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畫像祠公會覲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母游夫人飯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調温州戶曹綠歲大饑繼以大疫正字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効之挾醫至門輦蹙掩鼻卻立正字親切脉煮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爲太夫人憂

曰此老母意也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嫗乳飼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戶去吾何所得衣食旣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莆人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游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皆失聲此蓋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旣解戶曹乞監嶽廟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不得畱猶改官

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正字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帥爲併寬旁縣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不使僚屬抗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悅也居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召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

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浚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虜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虜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上竦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恢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爲人主義在復讎遇著作於李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曰乃爲賓之德遠夾攻德遠者吏部

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疾復作求爲福建參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憂天下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歟著作之還自溫疾有間莆亦大旱手爲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饑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筭其軍食猶剩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歛焉著作出湖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袖書



以進盡蠲之正字嘗行秦溪有道殪者駐家良久棺殮瘞之乃去過劔津望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髻金救之而免平居昏暮扣戶宿春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略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繇生而公論之所繇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常聞鍾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某

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起晦朝奉大夫祕書省正字起世迪功郎南海縣尉皆已卒起元某官蓋著作止承議郎正字奉議郎而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爲大夫時所任也諸孫曰瀛曰篋曰鎮曰慶曰洪曰合曰鼎而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爲祖也余童孺事二公旣與彌正爲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銘以幸子病耗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艾軒先生爲國受吊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敢

僻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將湮無以屬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沒其言立矣好惡同出處偕進退用捨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達後生之所望而從也著作既教授温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蓋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

何敢忘乃爲銘曰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有虹闖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文字之符有孝有德以言以謨並事阜陵致忠極愛朕樂聞過不諫奚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呂道以弘味苦而長語甘而螫彼何人斯苟道朝夕元凱旣來舜諧其琴伯夷叔齊稱之到今壽溪之原土囊之下墓櫃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庶幾後生聞風而起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  
飲啜俯俸义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  
士人甫得官即矯屈爲是何也及在荊州必明官  
博士間携子克勤相與還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  
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  
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貞  
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  
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

詠甲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  
不已噫爲亢而昧進再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  
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爲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  
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稟天巧嫂示他女作  
極奇緻裙襦間傳翫謂夫人汝技及是否吾當輸  
汝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也父死母將以  
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訝未成服問知其故號慟殞  
絕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喪兄徐察其意夫  
人曰爲富人妻我不願也必明使聘焉既聘必明



忽暴得疾不食柴立親戚爲夫人憂夫人曰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復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而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別村棄夫人破屋中一婢相依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綠陰滿廳是

所從

母念必明嘗以白金付之夫人問請某事驗以爲謝夫人大怒投

於地曰我以子廉潔而若是巫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得也乃止然則必明以卑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夫婦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

庚寅十二月卒某年月日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獲事夫人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旣同兮年宜并凰增逝兮鳳悲鳴刻辭幽兮慰子情

水心文集卷之十六

終

水心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蔡知閣墓誌銘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爲溫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蔚贈武德郎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樞密使欲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將捕獲茶鹽當賞公不

自言召試閣門舍人曾覲用事異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旣得對陳六事移啓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母喪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畱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八萬溪惡舟販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畱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爲閣門舍人遷帶御

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爲帶御器械時御帶員足公辭詔員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覲對宮僚歎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閣門煞有人稱道今去幾何比來安否其再爲舍人也知閣有關將用公執政亟召劉敬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召知閣門事公以前此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卽位上却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



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囚稱寃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囚姑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爲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爲業前後不能禁公日與錢采什伍伺察用其豪爲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喚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寨邊人兇懼公發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喚以歸斬於

市然後以聞諸將歎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旣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肥河修巢湖西口間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爲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爲寨屋五百敖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

別儲之更過其舊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爲揚州命垂下嘉泰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瑞安縣靈峯寺後山妻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閣門看班祇候任迪功郎江東安撫司幹官信承節郎新閣門看班祇候儔某官女適吉州教授徐涇先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爲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歛財

而常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調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官觀祿歸爲徐公奉其母徐公驚歎固止之四方名士擯于家者不以密疎存問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

猶冉冉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羣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爲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茲所以爲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

名上身之理旣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資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若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卽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



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儻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閣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闕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胄恃功專恣立黨論爲傾者方因之而知閣劉弼又內忌公卽脇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繇是疎公出爲池州

公歎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將革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祕前事侂胄果爲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爲太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爲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焉銘曰

昔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應臚甚易良不俠麤更外內絕尤殊領賓閣前比無遭危疑逮大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戲娛翩其往誰特書萬山中林集烏裨斯今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畱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竒皆橫絕歛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慄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

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土爭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爲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旣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文禮字立之余旣爲興之銘墓論其家



世詳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繇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監湖州烏青鎮有醫善爲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宴聖節居卿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畱人子女者奪以還民醫不勝忿挾他勢搖公因力求去知泉州惠安丞時禁私菴寮有壯屋號彌陀菴王僧倚郡將請囑爲姦利公捕立毀撤守怒詰問不測公徐疏以實守因敬公薦其賢遷軍器所幹辦公事闕蜀帥辟鈐轄幹官兼制司眉之豪王姓養族人子族人爲大官併冒其籍已而有

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故物也不與弟一錢愬之二十年三獲罪矣公歎曰世未有賈巨產而子於人者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其兄乃服詣公謝一蜀傳誦以爲名判授湖北營田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免死配流過江陵公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畱山棚元夕張燈可就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饑宴遊可預計耶力勸止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公曰山棚尚在不敢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吳

挺死屬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捍蜀故名吳家軍當暫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旣而累攝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復選李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照而以李爲副衆乃定辟知黎州西南夷叟失索結連青羌吐蕃五部並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諷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在已是以邊禍屢作取聿甚者趙鼎魏大壽劾罷之拔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爲羌鄉導賊

資以入寇公誘降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盛於諸羌有女兒城賊借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叟失索勢始離然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公厚賞募士內外合擊大破賊斬獲糧仗得免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之叟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歛兵束手當貸汝死否唯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中間擇險要築良溪寨視二寨之闕修完之踰年叟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爲庭受禮畢逕去叟失索泣

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遣曰汝第馴弭王化無他慮也自叟失索畔服二年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常之獄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州以無證佐奏裁公亟具駁論如法公在常如詹事治鄱以明義厚俗省爭論爲本滯案如山予奪皆盡秩且滿旱乾無雨公疏救荒莫若預紹熙末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枕死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麩無越疆雖貴家護載上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恙

稭而民食猶自如朝廷命公畱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德安府改太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五年而爲歲六十九則五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至今行之出遷江東轉運判官約浮拾漏未久有錢三十萬緡別藏以待非常爲部內損積逋減月解廣德賑饑宣州南康修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上益下隨形糾



割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王冲佑觀歸  
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日與余書  
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也十二月辛酉葬於白巖  
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郎江  
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驛某官曰驩二壻曰朱蘊  
厚曰薛師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  
順者直前疏治矢縱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  
霆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荊州向余劇語詹事紹  
隆間憂勞忠慮於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

失能知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  
度若一手至充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  
而恭公者曰此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詹事三  
十五年矣其人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興之遺蹟  
又余所親見及公攝閫而遽去去常而復游也畫  
像以祠刊石以紀傾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絕  
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則爲公子孫者皆勤其業  
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  
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歎立之而以剛聞資之以仁從兄之溫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爲清談著於已事非色非聲衆人母之咨爾後來尚禰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葵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彥成宣教郎致仕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歎曰彼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遺簿米有定數囊山一寺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

掃絕教授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君別藏之爲諸生市書略具焉又教南外陸宗院趙丞相知福州君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併以崇飲飾游爲戒趙公矍然受規薦審察授淮南運幹方議修石梁瓦梁堰君言今果行此則真滁和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怨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圍當別求事遂格運司交弊將半而虜主卒北人要君改服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漕檄今輸銀絹耳無預弔卹必若改服

須奏聞也虜不能奪竟常服而畢知平陽縣號爲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十六夫人洪氏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緯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廸功郎監海鹽買納場席葆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臺湖山乾道淳熙中問學日盛士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仕不希舉有輒推其僚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廟

以至合族以宗行義修內外完彬彬乎一鄉之矜也有吉人良士之實矣君旣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調直無隱士有比君取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



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陪包蒙之鑰遊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列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諍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

履卑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廟拂趙公如彼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以也

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懜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家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戶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埜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繇此不獨爲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纁藉緘塵點

俗揮絕限域人謂喚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  
薄超高丘宇宙奇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  
能魯直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恃家學挈  
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  
言信步步著繩墨未嘗放達而好恣滂蕩而無程  
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  
天子郊見上公貂蟬久遠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  
咎子耕子耕出祇候庫牒指曰此未嘗許重鍍也  
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材吏輩自飾之子

耕笑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若專知陪備豈  
勝任耶事務以爲玩已益怒盛氣將劾子耕或曰  
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諂可乎事務慚而止  
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相趙雄  
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  
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盧陽縣遂以  
爲堂除五溪故徭獠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  
自繇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  
信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

其語子耕亟授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歲三月右曹按籍投之有展減磨勘之文俗號爲殿最綱其法必行通判甲辭借繫省預歛牙契常爲殿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之閣免其逋負錢額均等故態盡革更爲崑矣兩浙薦士又以子耕爲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爲三遷善類皆喜曰嚮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間行西湖戴蓮葉旁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

無有清味何耶豈髦耶抑市朝山林故相違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袁州過撫州哭第哀甚得疾卽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爾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牀呼曰可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字娃掖之坐良久卒年六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人吳氏子曰娃國子進士整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在女嫁承事郎監隆興府苗米倉趙崇斌先卒孫曰鏞初子耕



得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晚暮以唢子耕子耕曰某書生蒙此過矣旣至則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舊千計銷縮纔百餘悍頑易節罷險改行而郡稱平治自頃吏道熏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惠利者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曰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私賣偷贖陰縱之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寬旣而課入皆多於舊虛籍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猶太半貸不復取縣當輸

錢七千萬子耕曰前後相承至此爾不能爲鞭撻費也盡除之爲濟糶倉貯穀青黃時下其價使不踴爲抵當庫儲錢雨雪時量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爲安老右爲慈幼又別造安濟坊以居病囚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徒爲之名也廟學隘首增修創櫺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學諭教之製釋奠器服而儀門之兩廡僦爲賈區久矣徙而新之更作麗譙完城益壘班春閱武皆具亭觀坊巷表

揭悉可別識其費各數十百萬然後畿內之公侯  
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  
影像空寂然而毫末愛惜於羸虧有無之間急迫  
備預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美鱸膾家人不知  
從太守爲樂也特重教義興滅繼絕任爲己責方  
纂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  
院長送符帖蓋親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  
宅祀顯道於二程之次曰自今其爲士人不知竟  
能如子耕志否昔人稱顧覲之晝日垂簾門塔開  
寂彼將不以名蹟銜其志歟雖然使用世者皆若  
子耕之爲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効可異矣銘  
曰其文也驚其清也鶴雖競於善而實無作魯直  
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爲子復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亶祖亨  
不仕父融有素履起家衡州司戶參軍旣乃遜其  
官與野僧遊一筇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  
山始得之君紹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

不赴教授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先卒三子峻屺唼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某日葬廉江山門始陳君舉爲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請深處語移日精銳鋒起同進皆回目盼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當舉送奇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爲科舉每黎明讀書夜丙止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矣蓋二十年方有名第旣而司戶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間放肆於書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又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士撰解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旣久敝欲大釐改令下一郡父兄歡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猶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



始之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蓄數十年之種而芽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脫幽險愛其衍美模山寫水宜產文士曷又闕之尚以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黃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

夫子木某官復某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直價傾一縣客自天台鴈蕩者多歸之少雲必畱張飲佩蘭淪茗窮日夜與娛樂夫人整坐裏向杯酒甌羹凡贈遺之物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鼾鼾夫人吹燈起檢料內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爲銘意欲永其夫之傳也木遂走他郡從碩師而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斲材比歸則高屋長梁瓦染皆與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未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

行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安撫使幕報旗勅牒  
交道同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門爲士大夫家丁  
材未有也夫人及少雲歡喜於墓下曰得吾願哉  
余每患世之夫婦殊性有所經營其夫欲廣婦必  
日狹肴設於外夫欲崇侈婦必以儉人有求假夫  
子欲與婦輒恚固論已定慮已行婦從中沮止十  
事稀八九壞矣雖然陽疏而陰密一於張施而無  
以擎聚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夫  
同趨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之夫雖開喻斥  
夫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缺補其薄人以是爲  
非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稟擊之卓安能  
若夫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昇  
其子孫也故復爲銘銘曰

苦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書單厥心其牆幾仞高  
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通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  
愈字達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饑

民將流亡君顧令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  
從使樵賣不足遂以砧基簿貸米於官足之比及  
秋獲自償也甲戌復饑民相誘爲劫稠樹村尤甚  
縣尉不敢前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搖激則愈  
亂矣單馬至下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說衆  
悟且慚相謂曰昔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  
違也遂散去餘亦隨止隆興壬午癸未大風甲申  
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賣度  
僧牒轉糴他州詞甚哀痛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

何人能爲朕言時太守袁孚代歸中道詔令復  
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大饑長老所記號  
爲厄運而楠溪之人能團聚生活不殫殘於饑羸  
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屋其下爲洞  
穴號石歌舟失勢瞬息已投歎中君與鄉人陳常  
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別行乃免或架木爲  
檣以下魚者雨暴集則舟泊不敢動自菰田至潮  
際相望也君爲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賣  
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



徵二日較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餘斤至今民不復買鹽然後生或不知爲君賜也君旣以人利害爲身苦樂酸儒窶子相和趨之飯羹不完飽錢不物準作家計俄又割裂伺於枕候於垣出門不暇遠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矣六子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督鵠侍株立不一亂聲色幼子偲君愛之曰能

大吾門士偲方實詳審時然後言輩行推爲鉅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旣卒家稍衰遇事力不能應縮手皺眉虛氣而已士偲死子公億眩悶踴沒滄縻縈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數其前後師儒蓋有名士也論堂肄室皆整監書法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子孫皆班班能道之今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寒谷窮人拜手加額倚君爲命拯難闢阻臻於夷行其德大矣

而報効顧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忘已  
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禹稷憂天下  
饑溺孟子以爲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  
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饑溺踰其分出其位矣豈  
天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偲葬書以遺  
公億勒其冢旁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偲字子怡余  
友也銘曰

翁溪之丘粟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  
凶底太康兮闡其字文中州抗兮猗嗟若人孰可  
忘兮曷未報之問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  
監泉州市舶務夫鮑灞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  
年年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  
葬仙桂鄉安豐奧子榘早卒埜寧德縣尉孫當將  
仕郎當鼎始清卿喜禪學跌坐辟觀湛慧凝寂而  
埜

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豎案上

脉理斷絕

下勘點曰某話墮某未圓山袍野衲

爲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  
習簡服用鄙塗飾資度冲遠聞清卿與埜持論月  
邁歲往性現根熟一旦昭徹情識俱盡機鏑洞照  
時出頌偈迴脫常語旣病以珠步搖付埜曰以是  
具棺衾垂畢閱視盥手而逝埜爲余言如此昔龐  
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  
相爲死言論播於天下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  
竒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  
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清卿病八年一飯  
皆自煮內事無鍼縷不整家行無纖髮不備欲樂  
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遊乎方之外可也非爲  
蘊者也銘曰  
旣歇旣休不遯不流何淨何垢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爲  
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  
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卽廢彬老竊  
賂守者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



若著蔡志意闕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廉恥高門戶奈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聞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令曰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爲別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爲縣多交關耶而力病至此令憐戚良久曰自吾爲邑三年仲一無指尖訟到庭然守煎悴逼時輟假不吝吾賴仲一常

兄事之然每節朔束帶相看啜茗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爲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叅之所聞君終身有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爲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饑凶民利欲建置君卒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爲德役成不以爲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諂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

盡書之亦爲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卿曰煥道曰得翁爲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振玉薛仲序丘仲案爲其壻埴筠州錄參仲序鎮江府司戶仲案將仕郎五年楹等葬君於北湖馬輿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予文自甲至癸戒東卿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疎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  
水肝雪膽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樽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啓

發穎銳而守以疑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  
溺情戲鄙詐未嘗畱色衆所競儇巧黠慧未嘗接  
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卿衣冠推其表則兄監  
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願  
者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爲法夢想跋及無一念不  
以家門爲重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  
字籠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麗  
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  
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

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  
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岡連  
壟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卹墮枝脫  
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壽鬱能無毀傷者或羨  
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覈諸縣板帳一  
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憚其直遜爲  
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迂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  
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  
泣愬於朝適會所知爲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



興安言山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旣而崇禮良苦彼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飯羹歷歲閩閩無改其度士旣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

少浮樞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爲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旣乏爲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爲朝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

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獲深種後收靜而自至福焉待求露楸亭亭雲塚  
慕慕崇禮之銘於以尚德

水心文集卷之十七

終

